續古文辭類纂

傳狀類三

曾滌笙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為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澧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趾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

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
君道著籍最早晩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
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嬗賡續篤守矩矱吾
鄉風氣湆古士人循循不敢偝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
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
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
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
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蔦字微露周字蓋木工衎
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
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
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
仲兄負牆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頹壓坐席破碎望
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
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
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即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歿
則庀其喪無子爲之立後孽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
道光二年　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來先生應詔或
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
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
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館
孫三封泰先晉封深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
堃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
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
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備今世

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 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 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曾滌笙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救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弗費之一手舉家事精嚴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漏

貧拘無塵井汲無漏斗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姒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親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飱就湢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已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慼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糵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亹亹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娣姒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滋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輒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之費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稈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歿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笄侍左節婦自右紉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槃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卽怒節母負牆竦懼節婦從容啟爲以適厥指卽疾病婦煮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墜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挾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既而喪明手足痿痹挽筵輿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

而絜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皆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

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嘗下　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曾滌笙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　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
總兵君諱廷相字蘐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
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下第成進士時大學士和坤當國
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
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
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
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屐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
君至縣三月則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
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
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
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酖死
知府被譴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

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為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為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為名陰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眾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弁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近則發擊之賊人與火鬭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見之　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瓌貨日至奸民逐利赴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閒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

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刼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詰何苟以諱飾偷安釋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　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勦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　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尚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緝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貲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質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析析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内訌學顯來降保

亦思歸誠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彼
與偕偕曰彼氣降使者無害其偽也雖偕何益從二僕棹
小舟徑至海賊艘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眾叱曰跪吾王
曰吾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獨民之不得何王也即覥
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
者不來此矣保茲起揖君即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
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當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
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古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
殺掠平民之故倚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
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道今競眾內首則魚肉耳曰汝
何慮之淺也　朝廷新包海外荒濊萌生側逆有懷以勸
來者猶懼不繼若輩而自效不貲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
徵矣且禍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

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嘘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擢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强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龍翰臣何雨人家傳

吾鄉自逆泉倡亂盜賊多而兵力弱外州縣禦賊率借助團練近年以鄉兵復城禽賊者興安團練名最著實吾友何君之力爲多君諱霖字雨人邑北鄉長樂關人也少讀書入學爲廩膳生抗志高厲不屑屑治章句爲舉子業性

沈毅有心計嘗以術役致邑中僉嵩人莫測也咸豐五年五月興安土匪王狗滿趙庭蘭起事據縣中因其令君聞變先以老弱藏鄉僻處而與族弟進賢急走省門求援中途遇賊目劫君入其營君詭傾吐心膂談笑飲啖自若酒酣因謂王趙君等舉大事而不先收人望邑中如某某皆巨族能用眾傑人心不附其何以濟眾曰吾輩固亦念之特招之不來耳君詭眾若假吾利劍一良馬一吾往說若輩如反掌賊大喜如約君詰旦即以邑中賢豪蔣方第等六七人至皆詭說稱賀歸心聽計賊益喜不疑君因就蔣君密約舉義會官軍自靈川擊賊獲勝賊攻全州者亦不克而敗數日間脅從逃者無慮萬人六月初六日晡君見賊營中耳目非是恐謀洩乘間歸告蔣君黨夜集鄉兵縛諸賊之在北鄉者而以餘丁分途守隘君與諸豪帥鄉

兵爲三路攻縣北郭初七日食時將及縣而君前所約西鄉團首岳峙楊映蘭亦以其兵至賊倉卒不及備其黨先期受君鉤致或反爲我用王狗滿以下皆就縛輿安羣盜悉平初九日官軍至獻捷有攘邑紳功者故賞不時及而君於次年十一月戰死矣君自復城後口不言功獨以爲鄉邑姦民多官吏醲患不窮治與蔣君議捐助設守備申禁約違者治以法父老知君意且樂爲助而僉人輒不獲賊黨恨君及蔣君次骨成十月恭城賊陷灌陽君與蔣君各督所部鄉兵守邊隘積月餘賊不敢過君方欲以計困賊有自平樂來會者君與蔣君議增調丁壯移營前進過之十一月二十日師次茗田賊大隊忽旁從大風坳出鄉兵僅五百人續調者未至君與蔣君當虜眾抵禦力盡遇害賊遂由茗田陷輿安文武官吏相率走避而君室廬在

北鄉者亦蕩然盡矣初君禦賊時其父某挈君之孤避難於省門故得全而蔣君之猶子從死者二人北鄉團正同死者四人丁壯陣亡者十餘人吾鄉之述義勇者必嘖嘖稱曰興安北團也

論曰余於興安之事始識何君君狀貌不逾中人其機警靈變則天性然也方君與蔣君主其鄉團時立伍伯設名捕鈎致匪人不少恕或以苛察越職譏之余寓書以詢君復書侃侃持論不少屈蓋其中確有所見而不可以浮言奪也夫議君者曰越職行事則居是職者之不能事可知也今君死而尸位者存焉顧無人以越職議君者何哉

晉通甫關忠節公家傳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鑄王國英等十

八人署溧陽營都司獲匪嚴加烈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遊擊道光二年外洋獲盜最三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卽眞後二年東南方議海運海運自明以來輟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與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百四十五艘米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署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松營總兵官旋卽眞十三年入朝 上御便殿召見五次軍機記名明年夷事萌芽先是西南諸夷暹羅眞臘安南之屬皆恭順受職貢惟英吉利最遠强黠嘉慶間入貢嚴衛入海至是夷目律勞卑來不如約兵船駛至黃埔河水師提督李增階坐疏防落職而以公爲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歷重洋觀阨塞建臺守排鐵索並務肅然東南倚以爲重公容貌如常人椶慘畏謹而洞識機

要口古總封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議者比之戚少保云居虎門六年而禁煙事起當是時洋煙流毒徧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 上命內外大臣雜議議定嚴為令而英吉利躉船適至躉船者販煙船也公既習於海而前 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略素著與公尤協力至則拘夷目錮其船船不得發獲煙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 上大悅敘功有差夷酋不得逞明年四月駛師入浙江據定海分船溯大洋上天津詭投書乞和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港虎門香港輿衍易盤踞主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臺最外大角沙角二臺屹為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夷攻大角沙角壞師船而大帥日以文書與往來冀得少逡

緩夷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抜書議和書報復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兵不下萬人又調集客兵關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帥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兵二百人備策應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五月夷進攻威遠靖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慟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酣而言曰日者謂吾祿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而歎曰丈夫受　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爲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淞參將前卒幼子先遣歸及是乃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啓視則墜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既自度衆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爲計任靖遠臺晝夜督戰已而夷大艘萑至公率遊擊麥廷章奮勇登

臺大呼督厲士卒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溼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已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負　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走比及山半回顧公踣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既去懸厓自縋下下負水多蘆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臺求公屍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以情告吳某者嘗為漢奸公得之將兼殺給事左右恒思所以報公至是為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又求屍鋒交於胸長慶膝行前徧索不得卒詣公所立處舉他屍數十乃得之半體焦爛事聞　天子軫悼予騎都尉世職謚忠節　賜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送迎道旁觀者或

痛哭失聲而長慶得公屍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屍皆徒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葬後恒鬱鬱不樂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甚矣虎門之敗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十臺累戰皆捷奏上公卿相賀主上爲之前席嘉歎至於再三然而釁發於定海詐成於天津爽不爲無謀要豈夷人能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感犬羊異類奸耳知感恩爲一日之報異哉

吳甯屏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閒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瞶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洲溺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

卒時年五十五先生文與先兄姻家其季女爲從子光翊
婦云

吳南屏太常徐先生傳

先生諱法績字定夫一字熙菴涇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
庶吉士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刑科給事中以禮科給事
中主湖南鄉試旋奉　命分往東河轉太常寺少卿還
朝未幾移疾歸道光二十三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
淡於進取始官翰林以親老屢告歸十餘年乃轉官既爲
御史所上疏必關大體　上嘗嘉納爲刑科給事中稽察
銀庫同官某與庫丁共爲姦匿雲南餉銀四十餘萬兩先
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乃發之其後庫大獄興先後管
庫者以庫丁賄通姦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預也
是歲爲道光壬辰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

明切者副者入闈而卒先生專其事自房薦外必搜取其遺者同考官至辟習先生不爲動榜出舉者多知名士而得於遺者六敏樹與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與焉今年同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且傳左公之言曰吾與吳某以遺卷獲收於先生吾任表墓可屬吳某爲先生傳嗟乎若左公者勳名冠世而親至先生之里撫其家人雖無爲文固不虛先生之舉矣而敏樹何爲者也且凡師門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若韓退之之於陸宣公蘇子瞻之於歐陽以文章相授受垂光於無窮先生之賢不減陸歐陽而敏樹窮老江湖之上聲名不徹於 朝廷文又不足爲一家之史以傳先生殊自愧也承左公之命而次其本末蓋非先生藉文於敏樹而敏樹附先生以有傳也

與汭府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即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人白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羸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

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顧有謁儀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潛而論之不惟崔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自記曰李習之自言敘高愍女楊烈婦不後班孟堅習之又高妙微至尙非班氏所及僕此傳及書義猴殆欲步

其後塵矣

吳南屏黃特軒傳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樂里長樂爲岳州走長沙古驛道地寬平四面倚山羅江流其間下入湘水咸豐四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剿賊賊復自安慶上犯陷武昌岳州急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髮歸脅里中率錢米輸賊黃君爲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錢米大集脅者皆自取之衆怒曰此僞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請豪長者謀之皆尤衆人莫爲計黃君至曰殺此賊誠善今惟有團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錢物無多少從我辦之衆大喜卽日戶閱壯丁具器械立幟於門別揀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衆南上而巴陵土賊

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眾劫奪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爲之渠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聞長樂獨執殺其黨首倡團練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黃君方與諸團首會食賊已近里許矣卽呼召其營勇獨五十人先往禦之山下小村地有長溝楊柳蔽翳各不相望見突相遇小橋閒鬭刺殺賊大旗一人連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卽其渠陳某也因大呼追逐皆應羣賊遽失魄癡立不能動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逃還岑川不能半卽皆走歸巴陵黃君旋又逐之巴陵新牆市土賊卽時皆散於是黃君名赫然聞數縣閒省府盛奬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營於長樂黃君與其團人常爲軍導軍進退皆依倚之明

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眾出巴陵殺數百人將由長樂犯長沙黃君大集其勇他鄉團皆爭赴之幾二萬人賊至巴陵關王橋距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即退去是時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崇陽通城窺湖南為衝我心腹計我軍屢入擊破之旋復合聚黃君營以團勇隨官軍剿賊通城賊先過長樂人自是頗輕賊而團事既久費絀不給練營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相聲援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將復犯長沙即捲旗輕行走長樂緣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之遽出勇以鬪而四山皆有賊出遂驚潰挾妻子渡水入南山賊亦不敢偪其明日賊將渡水由古驛以上長樂水南地屬平江與長樂合團其人復相聚禦之水上賊竟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

新市夜殺千餘人而長沙已聞賊城備完賊乃掠東境由醴陵萍鄉去蓋長樂團爲省城北蔽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振黃君鬱鬱以爲恨年餘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識黃君備知其團事始末其人意氣灑落異於尋常富人倉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易爲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責望於民者未察其實也當賊初起常以訛言鼓動一世之貧民彼貧民忌恨富民而欲壞之久矣皆謂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以爲富民衛雖出幾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挾兩端賊至即迎之耳故凡爲團兵者必其鄉之人適然與賊角有讐讎而後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簡練習部分戰鬬氣力精專而又財用饒給然以居賊所必經地以與賊連歲持久則未有能也若黃君之爲團可謂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

非倖保全其鄉雖　及其壞散之時賊終忌之不能逞殘於其人而省城猶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恨亦非人之所宜加過於君者也故余嘗謂鄉團禦賊之事獨宜聽民之所爲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將以爲法令而驅之使集則民苟以其名相應而黠猾之徒妄爲侈張以取媚於官而漁獵閭伍之利因爲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餌賊而殃人奚團練之有乎余故紀黃君而備論之如此黃君早歲讀書嘗以例貢生應舉場既棄去以其才治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爲團練也官以軍功保奏加五品銜　賞戴藍翎卒時年五十一

吳甯屏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

其墓旣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男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撲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卽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淳熙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倘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履覓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旣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

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斂樹生時府君年巳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嫠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敬褻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閒除其

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益盈萬石矣嘉慶癸酉
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
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
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
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
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
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適耳然自後府君果
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
一無遺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勸飲未嘗至甚醉
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
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
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
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

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閒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憲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即敏樹道光壬辰舉人

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燿昌煇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圭墉垣星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敘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敘樹謹狀

梅伯言曰不虛美不緐稱能信其親於人者也排撰表文未知足稱高明否抑自竭鄙人之思矣

吳南屏亡弟雲松事狀

亡弟諱庭樹字雲松別自號半園巴陵縣學生以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明年二月初五日葬於近里彭仙塘祖塋之旁妻李氏子昌煊女二人適本縣何氏郭氏孫期壇期與

先君子研田公行著於家鄉有上元梅郎中曾亮爲表墓子三人長先兄石淋先生諱友樹附貢生次即敏樹亡弟季也爲三叔父宗瀚公後先兄出前母氏年最長而吾母爲先君子繼室生敏樹又最晚弟少敏樹二歲兄弟三人雖異出年相差至相篤愛弟名後三叔父母皆已早卒實無所爲異產別居者及先兄卒母氏命諸姪與余兄弟年相若目指衆或難處乃命析產半以畀四姪而敏樹與弟共其半焉鄉人稱爲義事敏樹頗好書不解家人生計弟獨任之纖毫不以相關及有所欲物或他有所費無多少則無不得者弟又絕有幹才處置畢惟相與怡怡母親之側又從余讀書爲文字喜蒔花木闢小園爲樓臨之可三里外望洞庭花樹繞樓下兩人讀且臥其中名樓曰聽雨取韋蘇州詩語也當時兄弟相顧以爲此樂可長有人世

間他可喜事即不如志亦不足爲有無矣及余丙申會試歸而弟已病則急爲延醫遠地又相從就醫長沙日夜守視之疾竟不起敍樹蓄自是喪精失魄茫然視天地獨哭荒山中凡三四年而僅能自活也惟時先母七旬望八之年孤姪才二齡而又當强其所不能以治米鹽牛豕田穀之務往時所欲學而爲者中遂廢棄春官試亦不能上而意氣消耗終已不可復振凡以余弟之故嗚呼非敍樹之有性情能厚於其同氣而然也惟余弟之賢而蚤死所以困余者豈非其命也夫初弟爲叔父後有遺貲錢千貫竝所當獨得而不願有私財乃以創爲族人義學之塾尚有餘病時顧我願以積置義田贍族人之貧者及弟死余檢其籍則所與假貸皆姻戚不能促償而籍首自注所以放息將爲義田之語余讀之痛而不知所爲先是義塾因舊

有公川稍增益之以起其事乃還族人田而弟子其費而弟所欲爲義田贍族人者至今未能就也弟之葬也余未爲誌其地域已隘而余終當相就欲別擇地而自營壙僣焉近經兵亂不暇而弟子孫又頗宜善以葬家之說意未可遽易之遂定於此嗚呼亦余之命也夫咸豐丁巳之春寓家長沙遇孫芝房侍讀與言吾弟爲人及余兄弟不幸早相失所以爲慽者侍讀文章高世頃年辯其兩弟之戚蓋能以類憐余而知其情者因請表於亡弟之墓而爲之狀如此謹狀

續古文辭類纂十六

碑誌類一

宋梅崖松溪令潘公去思碑

公諱汝龍字健君湖州歸安人以乾隆丁巳進士令松溪聰明肅仁接民於理令七年松溪大化其冬丁母夫人憂去官民趼百里會哭匶下惟公孝思例不可留相與立祠水南亭左並碑公績祠堂惟公始至設匭縣門受民書以知好惡審其無私能行之如奉上命始教俗葬禁停柩修學宮改浚泮池如法易道路復廢井堰建橋於津新賢祠以示教嘗決疑獄道有棄屍究之立得殺者他所責罰民皆自罪改悔感泣至爲位以祝松有逋徵請蠲於上不得則出己產代償松民歌之以訖於去令松七年家鬻田廬殘盡嗚呼可謂賢矣始公以名進士兄弟有聲京師識者謂且官禁近經術黼佐　天子閑不得通隱其大擇之於

一邑隄防瀦蓄故其入民也深公儻以憂去賢聲徹四方他日去稱大政於　朝勸勞天下究其治迹發軔之處自松溪始

宋梅崖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嘗讀春秋傳及晉三大夫之爭溫未嘗不愀然太息也夫諸子皆賢者當世所稱顧役利而棄禮讓如此夫子稱衛公子荊之善居室豈虛哉至閔子文毀家紓楚難人多待晏平仲舉火者彼皆柄國政載於民上其惟民宜也乃若身處幽側未獲仕而有憂斯人之心此果何為哉韓子稱仁形於色者其殆然耶嘗讀杜少陵李文公之文推其用心謂庶幾近之然二公有其心矣而未必見諸行事也見諸行事者其惟郭代公范文正乎惜乎今之世吾未見其人也乃所聞同安陳君事可異焉君諱思敬字泰初號鶴

山同安登瀛里人也其先有均用者始居登瀛十六傳而至君君幼失母事繼母盡孝長而博學多通家積書四萬餘卷手校殆徧然喜名其要者大者嘗倡建大輪山高浦二書院自爲之辭勒石致其志也於辭習古人所爲通之制義或諷以不合於時弗顧也癸酉鄉舉中式額溢爲副時桂林陳相國以巡撫監臨見君名惋惜特甚主司亦深悔焉人以倖得而失歎君所守爲知命而學行聞於大人先生則誠必形之驗而君之自信不苟然也家故饒財諸從以才俊急自見入貲官內外者相屬君不以動意而好赴人之急盡其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心爲質隨事自致以德於人者多矣今第書其一二爲徵其餘從可推也塾師劉殁家貧君歲周其乏如常時知劉者歎曰師亡而俸在亦異矣哉吳防禦艱出旗無依衣食於君殁殯葬之

而恤其子又爲亡友范如升立後改葬業師故肥鄉縣尹庭恩先生之喪資其孤孫讀書並爲授室何教諭蘭殁君在省應試親爲營窆經紀其家朝夕汲汲若忘試事之及也歲饑家乏粟出財轉穀於外以贍族至質賣世業以濟行給義椁義塚以爲常自奉甚儉生平未嘗衣綺紈晚年用稍窘或勸君爲子孫計者君歎曰自古豈有豐嗇常在一家者耶子孫命亨宜自振吾知行吾意而已君與余友葉君蔚文爲內外兄弟余嘗識其從兄中書君京師顧未及知君也歸里後聞有持白金三千助修貢院者詢本末始有意乎其爲人旣余承乏蕊峰再遇行鄉舉試意得見君締交以足其素志而孤鳴珂忽持君狀奉幣請銘余誠不意斯世失君之速也蓋君年五十有五非云短命而義足以興俗勸厚利賴斯世故人欲其久而成也或見君以

財急人目爲狹之八廚夫黨錮諸賢雖以風義相高然喩
濟依附張歟爲勢觀獨行君子之風有間矣若張邈隙於
袁曹胡毋班厄於王匡雖姻舊且不能保豈足以望君之
從容乎君子四人鳴珂鳴珮鳴瑛鳴瑤鳴珂出嗣伯兄以
某年月日葬君某地銘曰
衆之所棄兮君何營營道之孔迂兮君何獨行瘠爾室而
非於志兮日市義以自贏豈斯民之共責兮抑權勢之所
憑嗚呼賢哉兮今之古人

彭秋士亡妻龔氏壙銘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朔彭績秋士具舟載其妻龔氏之柩
之吳縣九龍塢彭氏墓是日葬之龔氏諱雙林蘇州人先
世徽州人國子生諱用鍪之次女處士諱景駿之冢婦嫁
十年年三十以疾卒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之十二日諸

姑兄弟哭之感動鄰人於是彭績得知柴米價持門戶不能專精讀書期年髮數莖白矣銘曰

作於宮息土中吁嗟乎龔

彭尺木秋士先生墓誌銘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甥張氏未逾月遷殯於墓越明年八月始克安厝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蘂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死其窮者盡在且莫開其不窮者無匡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績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駿母吳氏生母錢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

乾隆五十年正月丙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

銘曰

謂先生窮春草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羅臺山鄧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贑州府城爲贑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爲制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以爲能年十七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而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忍不自返何哉自是澂心默坐以觀理飭言動嚴視聽以剷習慣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以崇其知端本於閨門敦行孝弟勤睦婣任恤之行以求仁确然沛然不汩於俗不疑於心澹泊和平以此自終贑在萬山中交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贑南未聞從遊之士

有贛人爲明陽明王先生講學章門而雩始有何黃袁管四先生出至養愚李先生乃粹然一以朱子爲宗其後易堂九子以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華至落寞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答近百年來高風寥邈矣而先生獨奮發於陳編蠹簡之中成之以勇邁不回之氣佐之以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爲偉人初雩都宋昌圖以道家子誦先生先生器之館之於家斯夕論學爲日程疏記言動相交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外竊聽之不覺淚下而拜感動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毋蹈吾所悔示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爲學誠切日見其不足且又以爲身欲至之亦願人之同至之也身既未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其益後也故其友教人也摯無智愚賢否老耄苟近之臨之即

惟恐不力有田在城南先生嘗以秋熟視穫挾朱子小學書坐城䦨見貧人子纍纍拾秉穗甚衆先生招之曰來汝毋然吾教汝讀書吾自量穀與汝歸羣兒歡爭咒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旣使誦章句以俚語曉譬之卒穫羣兒咢以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矣而未嘗雜以意氣孳孳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思自甘樸學而恥垂空文以眩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乎先生以乾隆三十年閏四月四日卒昌圖以有高夙嘗板先生之教以墓道之文屬有高聞命恐懼不知所以爲辭屏氣定息思先生爲學大旨粗有明於心者謹詮次之以表於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興感於斯文者

姚姬傳宋雙忠祠碑文

東海朱使君受　命領兩淮鹽運使之次年謁於江都城

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不乃進士民告之曰當
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
臨安阿术之軍北圍揚州時惟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
以守茲城臨安旣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
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
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
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
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
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槩可以壯
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 天子
襃禮忠節雖親與 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
爽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隊壞歲久不修其於
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

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
旣竣工栩城姚君爲之銘辭曰
元樂北方旣脫金距職祀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
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還
詛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旣得死所安於牀茵烈士
捐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
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耀剛大思繹厥心來寔來對

姚姬傳蕭孝子祠堂碑文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肝
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
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
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
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

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旣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聵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経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遊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牖子憂非常親極然死于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銜羆何究何愚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吏豈當者德蒸思漸以烝爲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姚姬傳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政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毀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 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璐構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珙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汀村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魏副使公彪文績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

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聲譽譽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閑材謁言拔邪伐黨絲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導吏放手民則弗堪嚴正斗角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貧惏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御之謂不當執罷拔察使而令公攝將敀律令意援威憎或旁諏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甯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跂任川北界以戒羸親入山林捆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頃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藉口公曰憊矣非令之咎引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儆几故書怨嫉之徒媿感嗟吁　詔荷公枝以重軍罰大吏慍公勸公私脫公曰詔平脫余則爲苛非君命敢勿以斯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擢公之宦　官擬擬職　毅公

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
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誼不爲侈同穴江村高
墳纍砢我銘匪諛以厲婍婀

姚姬傳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君諱曾敞字愷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
諱廷瑑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一十一中乾隆
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
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辭爲相歸而侍講及羣
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
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
君爲檢討十餘年值 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
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
翰林列第三當進官 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

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亟歎異君君疾士大夫骫骳隨俗節槩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眾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定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嶢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傅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 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 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君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耶其後君以 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紅漢大梁三書院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沂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艮側室生子元龔元袞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緜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簧邪而孰噏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

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汚既蹈而蹈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姚姬傳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君諱朝字潞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騈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痟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千年沈氏卒而後娶江甯鄭氏人以為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褊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　詔大

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共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卽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既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　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譽聞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鼐知君最久故爲銘

銘曰

山璞瑤琨器則侈也龍淵太阿銳則折也嗟子伉伉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與躓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芴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姚姬傳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君諱九皐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宁康熙庚

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沖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寗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鼐之陋君嘗渡江至懷甯見鼐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鼐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之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　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

官居時鼐聞爲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調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擾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嚴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鼐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據君文曰山木集

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爲銘銘曰

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侍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貴德在憂而士與其庶卒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姚姬傳汪玉飛墓誌銘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合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以云學也晝勤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適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禮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

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呼使生不死必追逺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發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粤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緒哉負有轍崇有附逞勸志胡弗幾抗發塗驟駿材芒天乎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翳姚鼐綴此辭

姚姬傳袁隨園君墓誌銘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

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囘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

廬曰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樽罍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傚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

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排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産越中藏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所同銘是幽宮

雅潔

姚姬傳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詗察其役擕徒眾持兵刃於民閒淩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擒

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卒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卒民戴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　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　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

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淯於江甯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玆不著嘉慶十八年

二月桐城姚鼐表

著墨不多精光烱然

姚姬傳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

婺源之黃村有孝子曰黃君奬字譽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遠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爲養踰年父終無貲不能以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江北地爲義阡及歿君遂葬之於已成冢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常於峨眉重嶺中值大雪迷道

人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菽麥餅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歙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期功緦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嗣儆屋忍飢凍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烜以拔貢生入都廷試 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 覃恩封君及顏孺人烜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書稱者

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夫且畫之而況人乎君子彈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原姚孺人之銘銘曰

陟山泝水求親萬里以渺於死身危家圮茹荼若醴卒以洧予升篇命士述之可脩揚之無旣

姚姬傳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恥翰林院編修銘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穎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劙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謄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淸州同知吏事甚辦辦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眞盜某郞君言植水滂君行視救溺者中溼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嘗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看

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歿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甯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稱歿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繼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姚姬傳亡弟君俞權厝銘

先贈大夫三子長鼐次訏次鼎訏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中夜余歎以爲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讀四方以爲養既孤文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

者十年或四五年兄弟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閒入都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愼余輒喜其初病目幾瞽及愈而作眞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因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懌値南目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逾年丙申歲夏六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旦遂歿嗚呼余不孝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亡余其斷棄也巳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恩余葸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寬以有容宜遂而窮閼期卅八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厝汝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姚姬傳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　贈朝議大夫諱大炳之女適同
邑陳氏舅曰　贈資政大夫諱世爵姑曰尊太夫人夫曰
乾隆戊辰科進士　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曰分巡金衢
嚴道守誠太平府知府守貽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守中江
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謇女三壻曰舉人內閣
中書楊向鉉監生涂志叙曾勳孫二十四曾孫二十七元
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於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
謂之凝齋先生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歡能
任家事以佐凝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亡能述
其志以厲其子孫子仕為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
於家衣服飲食不侈以踰以廉正勖其子者見則數言違
則數書於族黨之貧者能約已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
方謀為樂飲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於近鄉

以濟農者凝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凝齋三十年而卒爲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喪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曾孫希祖皆成進士爲部主事孫煦吉冠曾孫希曾皆爲舉人而希曾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歿後三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足興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客南昌及見凝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

維清有道天予鉅祥　帝見元孫福錫四方母儀江嶺秉德柔正秀茁曾元　國庥家慶夫以儒興子有治聲蕊惠

鄉間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夫人之墓山周水回宜劄永固

姚姬傳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家婦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祐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曰攀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姚者也太恭人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賙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章氏一婦任二子事也其後攀桂仕爲渭源知縣擢知鎭江江甯府監司蘇松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屢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䘏遺族黨濟

人之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
繼太恭人適在里覩大哀之盡分藏廪於族戚故舊以書
速子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
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飢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
歸逾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
一卒而來哭者塡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夢橘甫
雒極雒柾雒棟曾孫四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營
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蟂子湖之北原命曰異日勿啟祔
以驚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峰之麓登其巔以
嚮蟂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喜以卒之次年十二月
某日葬銘曰
施則侈也於己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殫山之嶔也中有
原趾出石泉湛甘寒首於西北嚮東南惟德人居之固且

妄載辭堅石永不刊

續古文辭類纂十七